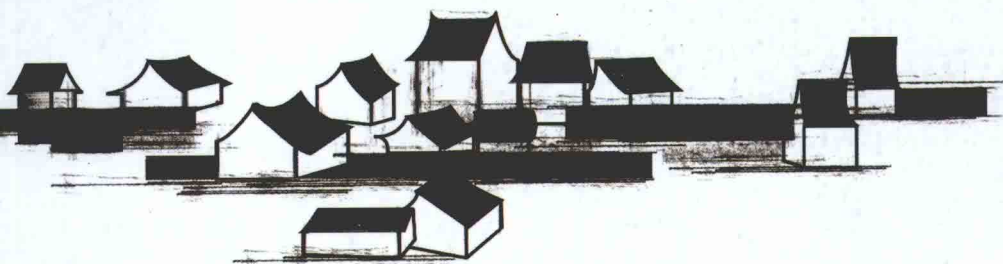


逃往天堂 的孩子

卢江良 著



逃往天堂 的孩子

卢江良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逃往天堂的孩子 / 卢江良著. — 北京 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107 - 0485 - 7

I. ①逃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573 号

逃往天堂的孩子

卢江良 著

出版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(100006)

网址: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: ccapress@yahoo.com.cn

发行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电话: (010) 85099947 85099948

印刷: 三河市明华装订厂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张: 14. 5

字数: 120 千字

版本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07 - 0485 - 7

定价: 26.80 元



相对上帝而言，每个人都是孩子。

每个人心头都有一个天堂，那就是“欲望”。

人 物 表

冯城生：绰号“乌狗”，母亲弃家私奔，父亲沉溺于赌博，一个人生活在石桥庄，经常逃学，跟冯城生为伍，成天小偷小摸，梦想去一个地方，后被贩卖，因火车脱轨不幸遇难。

冯冬暖：绰号“长脚”，父亲病亡，母亲改嫁，遭继父虐待，吃不饱住不好，小学时就肆学，跟冯城生为伍，成天小偷小摸，梦想去一个地方，后被贩卖，因火车脱轨不幸遇难。

冯梦发：吴豆花儿子，因为额头的疤，一直记恨父亲冯跃进，好高骛远，好吃懒做，欲贩卖冯城生和冯冬暖挣一笔大钱，可终于良心发现，后跟“野鸡”杜小静结合，改邪归正。

吴豆花：冯城生远房婶婶，冯梦发母亲，为让家里人的日子过得滋润一些，当了冯土根的姘头，后跟冯土根断交。

冯大桂：冯城生堂姨，在石桥庄开杂货店，心直口快，总想着去城里打临工挣钱，但最后还在经营着那家杂货店。

丁娅红：村长小儿媳，暗恋冯小天，整天在村里无所事事，后跟村长小儿子离婚，利用村长家给的钱，去省城开办服装店。

冯老黑：冯城生堂祖父，冯小天的父亲，村委基建项目的监工，具有正义感，后协同儿子冯小天，告倒了村长。

冯土根：瘸了一条腿，村基建工程的包头工，以轧姘头为乐，与吴豆花关系暧昧，是村长的帮凶，欧打过冯城生、冯冬暖。

冯丰收：石桥庄村长，心狠手辣，极度贪婪，自坐上村长后，鱼肉乡

亲，胡作非为，后被冯小天和冯老黑联手告倒。

冯大炮：石桥庄的闲散人员，当过镇瓷砖厂厂长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总伪装成包工头，吹牛成性，整天奢望当上村长。

冯田富：冯城生父亲，在城里搞装修，嗜赌如命，老婆跟人私奔后，越发穷困潦倒了，对儿子冯城生不顾不问。

冯小天：冯城生堂叔，冯老黑的儿子，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当编辑，是一位有良知的写作者，后连同父亲告倒了村长。

毛主任：镇校教导主任，一心想往上爬，企图通过资助冯城生达到目标，但希望破灭，后改考公务员，走火入魔。

冯跃进：吴豆花丈夫，冯梦发父亲，曾在冯土根手下干活，因跟儿子冯梦发不睦，整天快快不乐，以酒解忧。

冯春树：村长孙子，冯城生同学，母亲弃家，父亲在外游荡，由村长夫妇抚养，偏弱智，经常与冯城生为敌。

陶满仓老婆：冯冬暖母亲，丈夫病亡后改嫁，最大的特点是性欲旺盛，受制于继夫陶满仓，对儿子冯冬暖很冷漠。

陶满仓：冯冬暖继父，唯利是图，极端自私和小气，经常以不给饭吃、不让住新房等方式，虐待继子冯冬暖。

病男人：身患绝症，靠药物维持着生命，长年在杂货店打牌度着余生，但不忘吹嘘以前挣过大钱。

小李子：冯梦发的合租者，以踏三轮车为生，后参与贩卖冯城生和冯冬暖，因火车脱轨不幸遇难。

杜小静：一个外来妹，曾当过“野鸡”，接待过冯梦发，后因与客户产生纠纷被毁容而改良，成了冯梦发女友。

目录 Contents

chapter one 第一章

002 \ 破宅	014 \ 伪装
004 \ 老黑	016 \ 补衣
006 \ 打架	018 \ 矮屋
008 \ 赌儿	021 \ 车祸
010 \ 村店	024 \ 堂姑
012 \ 赊账	027 \ 购票

chapter one 第二章

032 \ 偷窥	048 \ 馈赠
035 \ 姘妇	051 \ 向往
037 \ 索钱	054 \ 示好
040 \ 正义	057 \ 风波
042 \ 挨饿	060 \ 告别
045 \ 赊面	063 \ 心结

chapter three 第三章

068 \ 幸福	086 \ 落魄
071 \ 赌徒	089 \ 朝思
074 \ 胡诌	092 \ 乞食
077 \ “毒瘤”	095 \ 企图
080 \ 拒绝	098 \ 村长
083 \ 挑唆	101 \ 逃学

chapter four 第四章

106 \ 计谋	124 \ 探秘
109 \ 比试	127 \ 威胁
112 \ 敲诈	130 \ 机会
115 \ 较量	133 \ 封口
118 \ 惶恐	137 \ 孝心
121 \ 送礼	140 \ 恫吓

目录 Contents

chapter five 第五章

144 \ 困顿	162 \ 复赌
147 \ 暮想	165 \ 进城
150 \ 遭拒	168 \ 借钱
153 \ 觉醒	171 \ 亲情
156 \ 寒夜	174 \ 色诱
159 \ 归正	177 \ 迷惘

chapter six 第六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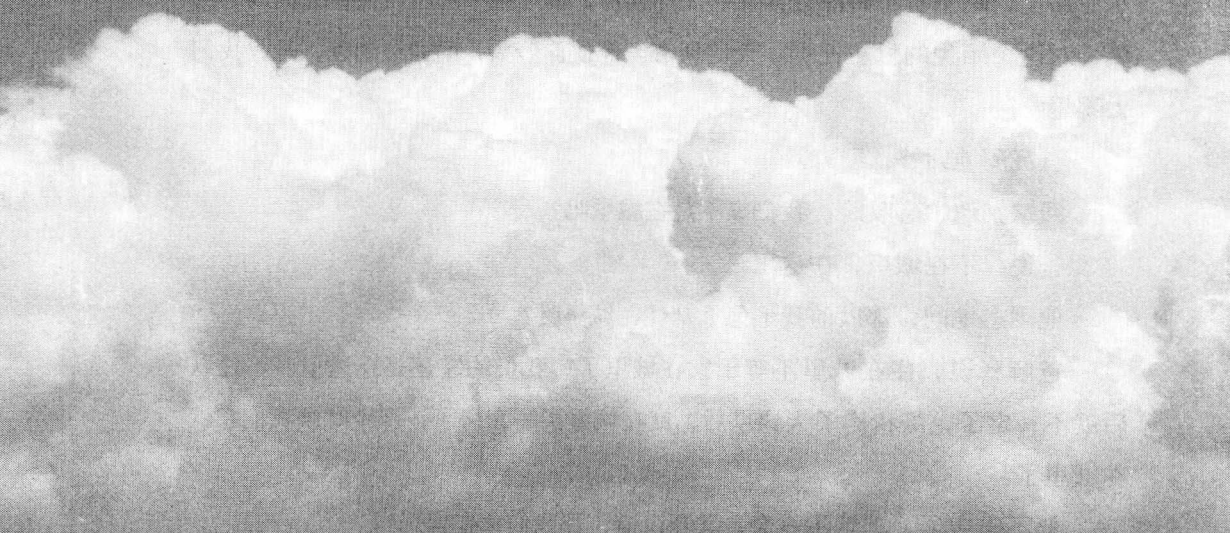
182 \ 密逃	200 \ 密谋
185 \ 爱情	203 \ 养伤
188 \ 天堂	206 \ 离间
191 \ 失窃	209 \ 拐骗
194 \ 追截	212 \ 失踪
197 \ 毒打	

end 尾声

afterword 后记

chapter one

第一章



破宅

冯城生的家在村外，那是一间楼房，好几年前就建了底层，后来做着发财梦的冯城生爸，扬言要到城里安家落户，便放弃了投资加层的想法。如今，经过几年的风霜雪雨，房子已变得破烂不堪，而他家也再无能力修建。

现在，冯城生从这间楼房里出来，太阳已经升得有些高了。这是一个初秋的上午，天气有些冷飕飕的，但冯城生还是穿着一件短袖。那短袖新的时候应该是白色的，而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，跟冯城生的肤色保持着高度的一致。

个子矮小的冯城生，站在家门前的空地里，不由回想起了第一次归来的情景：

那是一年前，妈跟黑叔跑掉有一段时间了，亲姑姑家不愿再收留他，爸就把他带回家来。他们走进石桥庄时，已是黄昏时分。冯城生走在村口平整的水泥路上，眺望着小村深处鳞次栉比的楼房，和一条半环着村庄波光闪闪的河流，对这个陌生的村庄充满了无比新奇。他便仰着头，问旁边的爸，爸，我们去哪里？

爸沉闷地回答，回家。

回家？他顿感蹊跷，我们家不是在城里吗？

爸说，不在城里，在这里。

他困惑地问，那以前我们怎么都住在城里呀？

爸解释说，住在城里不等于家在城里了，我们的家还是在这里。不过以后就不一定了，等我挣了大钱以后，就在城里买一套房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在城里了。

他不出声了。沉默了一会，又开口道，那我们家在哪呢？

爸随手指了指不远处，就在前面，那一间。

他循着爸指的方向望去，那里耸立着一幢三层的楼房，楼的侧面用蓝色瓷砖幕墙，正面是两扇深蓝色玻璃大门，看上去虽然没城里的楼房高大，但感觉非常整洁和气派。

可他跟着爸走到那幢楼房前，爸没有领着他走进去，而是拐到了隔壁的一间破屋里。那间破屋虽然也是砖砌的，但由于砌的时间久远，加上长期没有修理，整个墙面黑乎乎的，还裂着无数条缝——大的几条拳头都伸得进去了。

他停在那间屋跟前，吃惊地问，这是我们家？

爸没有应声，只是推开了门。这时，他才发现，那门根本没上锁，只是虚掩着。而开了门的屋里面，除了一张缺腿的饭桌，还有满屋的尘土，几乎没别的东西。

他皱着眉头，迟疑着不想进去。

爸见状，瞪了他一眼，催促道，你还站着干吗？快进来。

他勉强地走进去，爸安抚着他说，这是暂时的，爸很快就挣大钱了，到时候我们在城里买房，三室一厅的，要多新就有多新。

听了爸的话，冯城生就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可转眼一年过去了，爸一个人在城里，不仅没挣大钱回来过，而且回到村里后，还经常输得身无分文。

他就只得一直住在这间破楼房里。

此刻，冯城生停止回忆，朝天打了个哈欠，用力抹了几下眼睛，胡乱扣着仅剩的两颗扣子（其他三颗掉了），朝着村口那间杂货店走去。在去学校之前，他得先解决肚子的问题。

老黑

冯城生来到半绕着村庄的那条河边，碰到了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。那老头皮肤黑黑的，村里人都叫他冯老黑。他正埋着头——，似乎在思考什么——，朝着村委的方向走去。

这几天，村委前面的路在改建。冯老黑作为监工，每天去监督的。这活是村长派给他的。自从冯小天——按外人的说法——“厉害”了起来之后，跟自己一家结过怨的村长，就开始向他家妥协了，不时派些轻松活让冯老黑负责，以此来讨好他们一家。

对此，冯小天曾劝说冯老黑，不要稀罕那几个钱，不要接村长分派的那些活。但冯老黑有自己的打算，没有听从儿子的建议，欣然地接受了过来。而且，接过来之后，没有因为儿子的“厉害”，而敷衍落在肩上的任务，而是比其他人做得更认真。

他除了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晚上还加班加点，把白天来不及记的账，一一补记下来。譬如，改建这条路用了多少车石头？每车石头大概有几吨？每吨的价格是多少？还有改建这条路，一共用了多少人工？每个人工的开支多少？

每项工程做下来，他都要记厚厚一叠纸。光记还不够，他还不断计算。有时，到了深夜，还趴在饭桌上忙乎。老伴一觉醒来，见他还没睡，就催促他上床。他嘴里应着，但身子没动，像着了迷似的。

老伴看他那么起劲，不禁有了怨言，说他才赚了村委多少钱，犯得着这么干吗？万一干出病来，还不是自己招的？但冯老黑听了，总是不亢不卑地说，你一个女人家，“头发长，见识短”，知道个什么呀！我这样做，自然有这样做的道理！

时间一长，老伴也就习惯了，但见他一心扑在村委的活上，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，还是免不了要讽刺几句，有意夸他是“村长的好帮手”。冯老黑听

了，也不生气，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，把老伴的挖苦当作耳边风。

村里人也看出了冯老黑对工作的负责。村长刚开始派轻松活给他时，村里人都在暗地里哼鼻子，觉得他是沾了儿子的光。但现在他们改变了这种看法，觉得他有出息的儿子顶着，竟然还能如此勤恳为村里服务，实在非常难得。

一年做下来，村里人对冯老黑由衷地尊重起来。他们在背后都这么说，要是村里管事的人都像冯老黑那样，我们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自然而然地，冯老黑在村里树起了威望。而那威望，因为树立在村里人心里，就显得比村长的有分量。

老伴看出了村里人对冯老黑的那份敬重，有一天突发奇想地问他，你这样忙乎，不会想搞出个好名声，以后让村民选你当村长吧？冯老黑听罢，禁不住笑了，用力地摇着头说，自己这么老了，还当鸟个村长呀。这让老伴越发费解起来，搞不清老伴这么劳心，到底图的是什么？

“小爷爷。”冯城生走到冯老黑跟前，喊了一声。

冯老黑闻声抬起头来，威严地看了冯城生一眼，大声斥责道：“你这个小鬼，这么迟了还不去上学？”

冯城生没答话，企图溜过去，但冯老黑还是伸出手，在他后脖子上拍了一下。然后，重新埋下头，做着思考状，朝前走去。

打架

冯城生溜一小跑，来到了河流在村庄的尽头，放慢脚步远望冯老黑的背影，突然后脖子上又挨了重重一拍。他受惊转过头来，发现高出自己一头的冯春树，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面前，正冲着自己嘻嘻地笑着。

冯春树是村长的孙子，脑子不太好使。他跟冯城生同龄，在同一个班读书，成绩比冯城生还差，冯城生考三十分，他只能考十分，如果题目难一些，冯城生考十分，他就更惨了，肯定只能考二分。村里人当面不说，背后议论纷纷，说村长这么贼精，孙儿这么白痴，都是村长作恶多端，老天对他家的报应。

此刻，冯城生让傻瓜冯春树打了脖子，很不服气，怒气冲冲地质问：“你干吗？”

“乌狗，我是你小爷爷。”冯春树依然嬉笑着，厚皮实脸地说。

冯城生回骂：“靠！我还是你爷爷呢！”

“你再说！”冯春树显然不想当孙子，立马板起脸。

冯城生毫无惧色地重复了一遍。

冯春树就仗着比他个高，伸出一只手来，一把抓住了冯城生的衣领。冯城生见状，也不示弱当即腾出一只手，握住了冯春树的手腕，两个人一下子揪扯起来，很快扭打成了一片。

正打得不可开交，对面院子里出来一个中年女人，个儿不高，有点发胖，皮肤很白，脸圆乎乎的，挺耐看。她是出来倒脏水的，看到冯城生和冯春树在打架，惊叫起来：“乌狗，你怎么打人了？”脸盆往地上一搁，三脚并成两步赶过来，一把抓住了冯城生的双手。

被控制住双手的冯城生，再也无法施展身手，头顶被冯春树趁机擂了几拳。他感到屈辱极了，一边冲着中年女人喊：“吴豆花，你放开我！吴豆花，

放开我！”一边用力挣扎着。

吴豆花没理会，拧着他的耳朵，把他从冯春树身边拉开。正在这时，旁边一间气派的院子里，闻声出来两个女人，一个三十不到，长得挺漂亮；另一个六十岁上下，胖乎乎的。

“乌狗这个小流氓打你家春树呢！”中年女人忙向两个女人讨好。

冯城生听了，手指着冯春树，对着两个女人气愤地说：“是他先打的！”

“谁叫你走我家的空地的？”对面的冯春树赶紧回击。

冯城生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哪里走过你家空地了？我在这里走，是你打了我脖子一下。”

“你就走了！所以我打了你一下。”冯春树强词夺理。

“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，专门衅端跟人家打架！”吴豆花推了冯城生一下，骂骂咧咧，“还不滚回那间破烂的屋里去！”

老女人来到冯春树跟前，用手帮他揉着发肿的脸，冲着冯城生骂：“这个小畜生也不知咋的，就知道打架。下次要让我再看到你打人，就打碎你的脑袋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小孩子打打架嘛。”那个年轻女人站着旁边劝道，声音细声细气的。

吴豆花帮腔着骂：“婊子的儿子就是婊子的儿子，生出来都跟别的孩子两样的。像他爹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知道赌赌赌！”

正骂得起劲，一个年轻人从河对岸过来。他长得高高瘦瘦的，头发抹得很亮，穿着很讲究，一表人才，只是额上有个疤，显得有些凶相，破坏了整体形象。

吴豆花见了他，顿时住口不骂了。她等着他走近，明知故问了一句：“梦发，你回来了？”

年轻人没理睬，面无表情地擦身而过。吴豆花不敢再逗留，连忙端起地上的脸盆，尾随着过去。

赌儿

吴豆花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冯梦发已坐在屋中央的竹椅上脱鞋。他刚从城里回来。他三天两头待在城里，一星期最多回来一次。村里人都不清楚他在干嘛，但按吴豆花的说法，他在城里闯荡。闯荡个什么呢？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她只是套用了儿子的说法。

冯梦发刚脱了一只，听到院子里的响动，知道娘回来了，便抬头冲着她说：“我，我，饿，饿了，你快，快给烧，烧碗桂，桂圆余鸡，鸡蛋。”他昨夜打了一通宵牌，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，回家路费还是问同屋的小李子要的。因为没吃早餐，现在正饿得不行。

“家里没桂圆了。”吴豆花面露难色。

“没，没了。”冯梦发直视着吴豆花嚷，“不，不会去，去买？”

吴豆花欲言又止，转身出了院子，去村口的杂货店。

冯梦发继续脱着鞋子。等他脱掉鞋子，又脱下袜子的时候，娘提着袋桂圆干回来了。他又冲着她说：“我没，没钱了，你先给，给我五百，百块。”

“你上次回来刚问我要过三百块，我手头哪有那么多钱。”吴豆花愣在了那里，为难地对冯梦发说。

“你，你骗鬼，鬼去吧。”冯梦发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家，家里，难，难道只那，那么一，一点钱了？”

吴豆花诉苦道：“现在家里只你爹一个人在干活，要养我们三个人，家里哪有那么多闲钱。”

“你，你叫，叫什么苦！难，难道我，我会白，白拿你，你们的？”冯梦发不高兴了，气愤地说，“我，我，到时会，会，加十倍，还，还你们。”

“从你读完书好到现在，都好几年了，没给过家里一分钱。”吴豆花斗胆说。